

“斩妖利剑”歼顽敌

——我海军航空兵击落国民党军电子和高空侦察机

P_2V“倒栽葱”

P_2V 电子侦察机是美国制造的一种电子侦察机。它装备有先进的电子设备，擅长低空和夜间飞行，不但飞得远，而且可全天候出动。台湾国民党空军自装备这种飞机后，不断地对大陆进行空中电子侦察和政治性骚扰破坏，气焰极为嚣张。从 1959 年至 1964 年，侵扰大陆的范围从沿海各省市逐步扩大到内陆省——江西、河南、河北，甚至窜到京、津地区，有时还飞到大陆的腹心地带——四川。到 1964 年 P_2V 活动更为猖獗，仅 3 月到 6 月，就先后 6 次窜入我沿海地区。中央军委下决心要打击敌侦察机的窜犯活动，捍卫祖国大陆的安宁和尊严。总参谋长罗瑞卿说：就是海底捞针也要把这种飞机打下来。

面对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以及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我海军航空兵官兵既感到责任重大，又有信心歼灭这个顽敌。可是常言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P_2V 究竟有哪些侦察特点？以往他们并不清楚，分析了 P_2V 多次窜犯山东和辽东半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情况，逐步摸清了它的一些活动规律：一是多利用黑夜进入大陆，天明前返航。二是窜人大陆的高度多保持在 300 米～ 500 米；一旦遭到攻击时还会降到 200 米以下。三是窜入大陆的航线往往分段定点，曲折多变，一般避开城市、空军基地、高炮火力范围和探照灯照射。四是机上装有有源干扰和无源干扰两种设备，可用来对付机载雷达和地面雷达。在这些因素中，最难对付的还是它的黑夜突防和低空飞行。

知了彼，下一步就是深入知己。必须立足于部队的现有装备打，不切实际地去幻想新的、先进的装备是远水难解近渴，而且一时也不可能。高炮部队早被拉出去埋伏在沿海口岸，准备打击突然来犯的 P_2V。我海军航空兵当时可使用的作战飞机只有两种：一种是轰炸机，一种是歼击机，这两种飞机从速度上讲，都能追上敌 P_2V，但是这两种飞机却都没有精密雷达，不能夜间作战，瞎猫哪能捉住狡猾的老鼠呢？地面虽然有雷达，但测出的高度、位置都是粗略的，无法精确到几十米之内，而空战领航，往往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盲目开炮，命中的可能性极小。

负责指挥作战的陈士珍副司令员为此彻夜冥思苦想。这天早上，他把有关部门的处长、参谋都召集在一起，开一个“诸葛亮会”。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个处长说：“一种歼击机作战不行，能不能跟轰炸机协同作战，用轰炸机的雷达，用歼击机的火炮！”一个参谋说：“舰艇海上夜战，一旦靠近敌舰就打照明弹，把敌舰照亮，我们空中行不行呢？”另一个处长说：“天上作战，夜间两种机种配合，陆上指挥轰炸机，再由轰炸机指挥歼击机，歼击机没有雷达，还是看不到敌机，而且这样繁琐，敌机早跑了。”

在场的人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结果还是没能找到一条妙

计。晚上，陈士珍点着烟还在办公室里踱过来走过去，寻找着“斩魔利剑”。

“两种机型配合”“舰艇海战用照明弹”,会上的这两句话在陈上珍脑海里旋转，突然智慧火花一闪，来了灵感，对！轰炸机在敌机上空投掷照明弹，歼击机在一侧冲上去进行攻击，这样不就把黑夜变成白天了吗？他想到这里笑了，掐灭了烟头，拔脚就去作战处。

陈士珍把这些想法一说，处长和参谋个个拍手称妙。

但光有基本想法还不行，轰炸机究竟如何投照明弹？战斗机如何进行攻击？两机如何协同？……陈士珍与有关部门领导商量后，决定先成立专打 P_2V 的独立 5 大队进行具体研练。他们白天黑夜地探索着歼敌战法。经过反复探索和苦练，夜航大队终于取得了几个关键性的数据：一旦压上敌机航迹，轰炸机高居敌机之上 2000 米左右，在敌机前进方向 2000 米左右投掷照明弹为最佳；歼击机的空中位置摆在敌尾后 30 度以内，在后上方 200 米左右，距离敌机 150 米左右为最佳。如果进入这个理想区域内，定能叫 P_2V 空中开花。

“呜……”尖锐响亮的警报声拉响了，时间是 1964 年 6 月 11 日 21 时 55 分。

陈士珍副司令员命令第一尖刀组上机，飞行员陈根发和石振山冲出休息室，向机场跑去。

可是，狡猾的敌机先向青岛方向飞来，突然又钻进山沟，改变方向，目标在雷达上消失。直到 22 点 55 分，目标第二次出现。从江苏连云港市的丰桥向西转入大陆，之后约摸一个来小时，又不见了踪影。

指挥室里的陈士珍急得两眼发红。眼看敌人就要进入罗网，

可是又一次消失了陈士珍分析着上级一份份通报，研究过去敌机来犯的规律，他猜测敌机继续窜扰山东半岛的可能性大，很可能经潍坊再左转利用山区掩护而向东窜犯。

就在这时，突然电话响了，他一把抓起话筒，原来是济南军区作战指挥室通报敌机在沂蒙山区上空从南向北飞行，军区高炮部队，已经猛烈开火，可是没有击中敌机。这个消息更加坚定了陈士珍的分析，原来敌人在兜圈子迷惑我歼击机，又借沂蒙山区打掩护，目的要躲开我雷达搜索跟踪。下个目标一定会在潍坊上空出现，然后西折内窜。陈士珍想到这里，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他命令参战部队保持百倍警惕！陈士珍心里明白，只要敌机在潍坊地区上空出现，那么就正好钻进罗网，这一空域是他们无数次演练战斗方案的地方，这样胜利就有十分把握。

23 时 08 分，航四师参谋长辛之英下达了“起飞”命令。陈根发和石振山驾驶着歼击机和轰炸机，分别冲向跑道，直插夜空，迅速编成战斗队形。当编队飞往敌机前置点时，敌机却改变了航向，造成了我两机和敌机位置搅成一团，混淆不清。但在领航员的引导下，双机很快恢复了战斗队形，并全力尽快地压向敌机航迹。

最初，领航员想利用敌我速度差使我机追赶到敌机正前方投照明弹。可是敌机施展右闪左躲的故伎，迫使我机跟随它也左右飞行，形成被动态势，始终无法下手攻击。领航员此时发现，原先掌握敌机最快速度有出入，它的实际速度快多了，于是立即命令我机再加速。这时，敌我距离缩小了，敌机一看有些不妙，做起 20 度到 40 度的蛇形飞行，使我无法占领最佳攻击位置。在这种情况下，领航员相当冷静，命令双机右转弯，重新编队，并向左转杀了一个回马枪，直奔 P_2V 敌机前方。

关键时刻到了。石振山驾着轰炸机，掠过敌机侧方，压在前头他已有上两个回合的教训，知道敌机肯定会用蛇形飞行来甩掉他。他死死盯着，保持队形和距离，把敌机罩住了。

参谋长辛元英发现此刻到了最佳距离和角度，大声喊道：“投照明弹！”石振山牙齿一咬，手指一按电钮。顿时，12 枚照明弹投了下去，骤然间战区黑夜变成了白昼，照得敌机晕头转向，慌忙做了个 50 度的转动。可是晚了，驾驶歼击机的陈根发，早已盯上敌机，他在高度 870 米、距离 700 米处，进入攻击，以震耳欲聋的连珠炮连续射击，第一回合就把 P_2V 左翼打得起火。敌机还想拼命甩掉，但陈根发死死抓住不放，压着敌机坡度，又第二次进入攻击，“哒哒哒”又是一阵连珠炮，从 500 米打到 200 米，敌 P_2V 中弹起火，还想用它的低空战术逃掉。陈根发调整角度，又发起了第三次攻击。这一回敌机彻底完蛋了，一头朝地栽下去！陈根发惊喜地喊道：“敌机起火，倒栽葱了！”

采用轰炸机加歼击机的战法终于打下最先进的夜飞贼，成了海军航空兵的美谈。

苦练“挖眼”本领

P_2V 电子侦察机被我海军航空兵击落后，台湾国民党军贼心不死，转而使用 RF—101 继续到大陆侦察。重点在浙江沿海一带窜犯。

RF—101 型高空侦察机，素有“西方战略眼睛”之称。它的实用升限 15500 米，最大时速 1800 千米，机上装有 6 部各型航空照相机，适宜于高、低空照相。台湾国民党空军有了这种先进飞机后，自 1961 年以来，先后 30 多次窜人大陆进行侦察，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些活动不仅对我国防建设造成威胁，而且政治上也对我造成不好影响。因此，毛主席、周总理和军委首长都下决心，一定要打掉它。可是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多次起飞拦截都没有成功。有一段时间，RF—101 甚至猖狂地从我军用机场上空掠过，我广大指战员见此情景，肺都气炸了。为此，各部队纷纷请战。

海军、空军用高炮埋伏在一些敌 RF—101 机可能来犯的地域上，可是高炮跟不上它的速度，尽放“马后炮”，气得官兵直跺脚。海军和空军还专门抽调一批飞行员尖子，组成一批尖刀小组，决心要打掉 RF—101。可是敌机速度很快，我歼击机追不上它，只能眼巴巴看着敌机逃走，一次次起飞，一次次落空。

战报不断传到北京，引起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一天，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周总理汇报了海军、空军打击 RF—101 的情况。毛泽东听后点起一支烟，慢慢吸着，踱着步，默默地思考着。突然，毛泽东收住脚步，转身对周恩来说：

“海军航空兵中不是有个十团吗？把他们拉上去，怎么样？”

“对，十团被台湾称为‘低空霸王团’，都害怕它，就叫十团参战！”

毛泽东点了将，周恩来赶紧给总参谋部和海军下达命令，请十团出战。海军领导商量，决定由十团组织一支机动作战小分队，由北方转场到浙江路桥机场。师长接到海军领导的指示后，来到十团副团长王鸿喜的跟前。身材魁梧的王鸿喜，此时正拿着一架小飞机在地面练飞行。他们正在改装一种国产歼—6 飞机。此时王鸿喜连头带尾算起来，才飞过三个起落，对歼—6 的性能及火炮攻击都还没有完全掌握。

这种歼击机设备能不能适应南方？能不能夜航？秘密转到路桥去行不行？王鸿喜心里还没有底。可是眼下听说是毛泽东点将

了，十团在领袖心中挂了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马上做了坚定的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转场这一天，青岛机场出现了少有的隆重场面，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刘道生，专程乘飞机来此，为十团尖刀分队送行，祝贺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王鸿喜率领小分队，登上战鹰，庄重地举手向萧劲光、刘道生敬礼，然后拉上舱盖，启动发动机，进入跑道，像两支利箭一样直插蓝天。

为了隐蔽，他们保持无线电静默，而且不飞高速，以便迷惑敌人。

当天下午，尖刀分队在路桥机场着落，降落时没有打开减速伞，而是在落地后迅速拉到机库隐蔽起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出敌不意。歼—6 国产战斗机虽然时速达 1.35 倍音速，但与时速 1.65 倍音速的 RF—101 相比，速度仍处于劣势。

我机到后的第二天上午，台湾 RF—101 就出来了。路桥机场立即发出战斗警报，王鸿喜和高绍英双机升空。可惜由于雷达判断不准，升空晚了，让敌机溜掉了。是日下午天气不好，阴雨绵绵，敌机起不来，我机也飞不了。师长和王鸿喜集中有关人员，一边备战，一边研究战法。

RF—101 是台湾的“王牌”飞机，美国人使用以来，还没有被击落过。台湾自称：“高炮够不着，导弹瞄不准，飞机追不上。”简直吹得神乎其神。那么用国产歼—6 战斗机，到底能不能把它敲掉呢？用什么办法把它敲掉呢？

师长与王鸿喜等众飞行员一起分析了自 1964 年以来，RF—101 窜犯江浙一带的航迹图，逐步找出了敌机的活动规律和弱点，然后又研究歼—6 的长处，决心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紧张的战前训练开始了。尖刀分队日夜守在战鹰边，琢磨战

法。数十次的研究、分析、计算，终于从航迹图上，发现重大机密。他们把敌 RF—101 窜犯的时间、方向、航线、高度、侦察方法等情况，归纳成四个方面、 26 个专题、2000 多个数据。

刻苦地训练，使王鸿喜分队抓住了重点。针对敌机速度快、爬高快的优势，他们找出了 RF—101 的三个弱点，即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它快不起来，第一，是低空出航，向高空大仰角紧急爬高阶段，性能受到限制，只能用亚音速飞行。如果歼—6 飞机能够提前到达待战空域，以正高度差先敌加速，隐蔽突然地截击正在爬高的敌机，就有可能将其击落。第二，是敌机爬高后转入平飞的短暂时间也快不起来，只要歼—6 飞机提前占据有利位置，先敌进行突然袭击，也有将其击落的可能。第三，是敌机在平飞照相阶段，此时速度必然减慢，此刻也是发起攻击的时机。

敌人的弱点找到了，我方胜利就有了一半的把握。针对 RF—101 的三个弱点，指挥员明确无误地提出要过好“三关”：第一关是发现关，主要由地面雷达负责；第二关是引导关，主要由指挥所人员负责；第三关是攻击关，主要由小分队飞行员负责，只要领航员把我机引导到有利攻击位置，就有可能干脆利索地歼灭敌机。这三关环环紧扣，哪一环出毛病，也不能击落敌机。

攻击关是最为关键的。为此，王鸿喜小分队在“快、准、狠”三个字上苦练功夫，根据战斗需要和以往经验，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群策群力，小分队总结出“上飞机快、起飞快、发现敌机快、战斗动作快和战术快”等要领口诀。这些口诀大家背得滚瓜烂熟，半个月的白天黑夜，都在算、记、练上，一点不放松，时时刻刻等待着 RF—101 的‘光临’。

“飞虎”被擒

1964年12月18日，雨后天晴，万里无云。高度警惕的警戒雷达于下午2时在距路桥150千米处发现RF—101正悄然低空北上。这次窜犯大陆的是一个曾经获得过“宣威”、“彤弓”、“飞虎”、“云龙”多枚奖章的国民党军少校飞行员——谢翔鹤。这只“飞虎”窜犯大陆已经多次，却没有一次遇到过危险，因此他这次窜犯也依然像入无人境地。

随着信号弹升空，谢翔鹤驾着RF—101直插蓝天，飞过了台湾海峡，朝浙江沿海而去，准备到路桥机场一带去侦察。那个空域他去过四五次了。从机场穿过，解放军高炮和飞机也奈何不了他。解放军飞机升空，他早已无影无踪，飞出千里之外了。他估计这次侦察任务，最多两个小时就可以返航。他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低空霸王团”尖刀分队早在那里等候他了，更没有想到这一次飞行是他空中飞行的结束，是一次划他个人历史句号的最后飞行。

由于我方雷达超过预案30千米发现敌机，赢得了充分的战斗准备时间。为了迷惑敌人，我歼—5双机先升空，进行佯动。14时42分30秒，早已做好准备的王鸿喜尖刀小分队2架歼—6，离地升空，进入1号海域接替歼—5待战，在地面引导下向敌机方向飞去。

4分钟后，敌机目标突然消失。指挥所的领航员，就是那位引导我机击落P_2V的领航员。他在失去目标后毫不慌张，他估计敌机在利用高山，躲避雷达，而实际航线不会变，便不停地推算，不断令王鸿喜扔掉副油箱。果真1分钟之后，敌机就在“神

眼”推测的航路上出现了。

15 时 03 分 45 秒，指挥所向王鸿喜发出通报：“敌机在右侧方 5 千米，高度 1500 米。”

王鸿喜四周搜索，却不见敌机。指挥所又令他改变航向，并指示：“敌机在左侧方，高度 2500 米。”他仍然没有见到敌机，心里有点焦急。他想起口诀：“敌改平，我爬高，高敌两千不可少；敌改平，我改平，高敌一千为最好。”他立即打开自动加力，上升高度至 5500 米，他想从高处搜索敌机，可是还是没有找到。“右转 40 度”，指挥所的命令，使他突然想起：“压坡度，找下面”的口诀；他向后回头，发现敌机正好就在他的右侧方 1.5 千米处。

王鸿喜高兴极了，瞪大两眼，心里在说：“你终于来了，我可要给你点厉害瞧瞧！”王鸿喜来了个反坡度左，又来了个正坡度右，这下咬住敌机了，他紧紧地追。

谢翔鹤的确算得上是个空中“飞虎”，他凭着速度快，一下子窜到了王鸿喜的左前方，把王鸿喜甩在了后面。但是此刻还在射程之内，要击落它，只有一个“准”字。

这时谢翔鹤以为甩掉王鸿喜了，他爬高，准备改平后照相。王鸿喜一看机会来了，知道爬坡和改平时敌机都快不起来，他以 30 度角爬高追击，一按雷达电钮，绿灯亮了，光环套住了敌机，他稳定在敌机喷口上，标志很清楚。当敌机正在爬高改平时，王鸿喜一按炮钮，“当当当”三炮齐射，只见敌机抖了一下，显然被命中。谢翔鹤大吃一惊，发现追他而来的，并不是歼—5，而是歼—6；这下他惊慌了，明白碰到对手了。立即翻身滑了下去，从高度 9700 米降到 1600 米，王鸿喜紧追不放；当敌机改平时，他又“咚咚……”连续开炮，敌机立即冒起浓烟。

马上就要栽到海里了，谢翔鹤只好按动电钮，弹出座舱跳伞，飘飘扬扬地向茫茫大海落去。RF—101 变成一团烈火，翻着跟斗向大海栽去，“轰隆”一声巨响，浓烟伴着水柱，像一枚大炸弹一样，在海中爆炸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乞丐”与“龙王”比宝

——越南军民抗击美航空母舰及舰载飞机

疯狂的卷入

1964 年 6 月美国政府在檀香山召开了第十次会议。会上，年初刚当选为总统的林顿·约翰逊拍板：继续奉行他的前任肯尼迪总统的既定政策“逐步扩大”侵越战争。

没过几天，威斯特摩兰将军便接到命令：接替哈金斯，担任美驻南越部队司令。这位新司令当时并没有想到从此他会掉入越战这个泥淖之中，并且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踌躇满志的威斯特摩兰下令：对越南武装力量予以致命打击，并狠狠地教训越南北方。

7 月 30 日这天，几艘南越海军鱼雷艇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出舰港，随即高速向越南北方沿岸水域飞驰；在其后不远款款而行的是美海军“麦道克斯”号驱逐舰；而殿后的则为美国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这应验了那句歇后语：老鼠拉木锨—— 大头在后边。

已是午夜时分，海风依然灼热地扑面而来。航行至一定距

离，几艘鱼雷艇便兵分两路，分别插向宇岛和湄岛。宇岛和湄岛均为越南北方紧靠大陆的近岸小岛，此时岛上守军根本没想会有人来偷袭它。

“轰轰……”宁静的夜晚炮声格外尖利、刺耳。刹那间，守岛防御工事上方便落下数枚炮弹，只见硝烟腾起，火光冲天，守军因毫无戒备，顿时慌乱手脚，不知往哪里还击才好。

鱼雷艇攻击完毕，迅速掉转船头，向后回撤。“麦道克斯”号驱逐舰见捞到了便宜，也紧随其后急速后撤。此时，越南人民共和国海军已反应过来，从波涛峰处钻出了艘高速急驶的鱼雷艇。越驶越近，在距“麦道克斯”号约 3 海里处，艇上怒射出几条鱼雷。看见若隐若现的鱼雷朝自己直冲而来，“麦道克斯”号舰长虽然久经战场但也多少有点惊慌，连声直喊规避。谢天谢地，好不容易总算把鱼雷全规避了过去，舰长长吁了一口气，一摸脑门沁出了不少冷汗。惊恐愤怒的舰长突然发现越第 3 艘鱼雷艇脱离了艇群，孤单影只，急忙组织全舰炮火集中轰击。水柱接二连三在鱼雷艇前后腾起，最后有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地砸在舰桥上方，该艇体当即一歪，转眼减速下来。越来越慢，并开始下沉……

就在炮火密集射击之时，只见 4 架 F—8E“十字军战士”临空而至。F—8E 战斗机为 50 年代初美国原钱斯·沃特公司为美国海军专门研制的舰载超音速战斗机。F—8E“十字军战士”战斗机具有十分先进的全天候性能，原型机于 1961 年 6 月首次试飞，先后生产了 286 架。该机除了具备空中格斗能力外，还有相当的对地攻击和截击能力，翼下挂架可挂多型炸弹或火箭，机身两侧挂架可挂“响尾蛇”导弹或火箭。

4 架战斗机利用机上装备的 20 毫米机关炮和火箭向另外 2

艘鱼雷艇猛烈射击。越鱼雷艇也用艇上炮火对抗扫射。居高临下的美机占着高度、速度、机动性及火力等诸方面的优势，打得越鱼雷艇毫无还手之力，只有被动应付的份。迫不得已，只好一面抗击、一面慌忙后撤。

美国人显然没有解气。翌日，约翰逊总统下令另一艘驱逐舰“腾纳·乔埃”号迅速增援“麦道克斯”号，两舰兵合一处，重返北部湾寻衅闹事；与此同时，他又命令当时正在香港访问的“星座”号航空母舰立即赶赴北部湾海区与“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会合，提供空中支援。美国不仅“调兵遣将”，而且也不忘制造舆论，美国总统约翰逊公然在电视上发表讲演，信口雌黄、倒打一耙，宣称：美国船只正在北部湾和平地航行，却遭到了越南人民共和国舰艇和岸炮的偷袭；当然，有关美海军“麦道克斯”号驱逐舰等舰只的挑衅行为却只字未提。

凭借自身强大的火力及有 2 艘航空母舰作后盾，“麦道克斯”号和‘腾纳·乔埃”号驱逐舰到处东溜西窜，一心寻找越南人的麻烦！

“发现目标！”

“迅速查明。”

“5 个小型目标高速向我方移动。”

此时，天色已晚，海空漆黑一片，海况十分恶劣。尽管如此，美舰已判别出高速移动的小目标是越南海军的鱼雷艇。越海军仗着海域情况熟悉，天时非常有利，依然高速地航行着；当进入鱼雷射程时，“愤怒”的鱼雷冲出发射管在海面上下起伏急速射向美舰。美舰指挥官一面指挥火炮抗击越鱼雷艇，一面采取规避措施。好玄！有 2 条鱼雷几乎是贴着美驱逐舰的边滑了过去。然而，此时越鱼雷艇仍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美驱逐舰上的指挥

官从雷达荧光屏上看到几艘鱼雷艇依然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不免倒吸了一口冷气。

就在他无计可施之时，空中又响起了飞机声。原来，这是 2 架从美“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A—1“空中袭击者”攻击机。该机由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生产，具有载重量大、航程远和续航时间长的优点，经得起战斗损伤。夜空中划出几道火红明亮的光焰，顷刻间海面上传来阵阵爆炸声，只见火光闪耀处，残破毁坏的舰体歪七竖八……不多会儿，美驱逐舰荧光屏上的移动目标消失了。

“第二次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了慎重起见，要求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普海军上将尽快弄清这次北部湾事件的真相。但一直呆在白宫内的约翰逊总统似乎捺不住性子，不等夏普将军调查清楚情况，便发出一道“圣谕”：轰炸北越！2 个小时后，约翰逊总统又急忙把 16 名国会两党领袖召集到白宫，向他们通报了自己的决定，请求国会支持他的进一步军事行动。

华盛顿时间晚上 11 时 36 分，约翰逊总统坐在电视演播室前向美国观众大言不惭地编了一套谎言：“北越鱼雷艇无端袭击美舰，”并称“对于目前的事态，我们的反应是有限的和适度的……我们仍然不寻求更大规模的战争。”然而，他还是露出了马脚：“今天晚上，当我向你们宣布此事时，已对北越所使用的补给设施和鱼雷艇进行了攻击。”

果不其然，从美国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上共起飞了 64 架各型飞机，其中包括 F—8E“十字军战士”、A—4“天鹰”和 A—1“空中袭击者”。A—4“天鹰”在当时可以说是攻击力最强的一种攻击机，这种攻击机在 1982 年的英阿

马岛战争中，建立了不小的战功，使用炮弹击沉、击伤了数艘性能先进的英战舰。霎时间，铺天盖地般的机群分别向越南广溪的小型基地和鸿基的大型基地袭去。飞机时而压低俯冲；时而拉起升空，炮弹和火箭雨点似地坠落在鱼雷艇群中心。鱼雷艇被炸得东摇西晃、硝烟弥漫。不多会儿， 25 艘鱼雷艇或毁或伤。有一点很使美军遗憾的是， 26 岁的 A—4 式攻击机飞行员阿尔瓦雷斯在攻击鸿基大型基地时，飞机被炮火击中，他因而成为美海军在越战中首例被俘飞行员。

在对北越目标轰炸的第二天，美国海军开始在越南海区集结大批舰艇，总数达 28 艘之多，其中包括“突击者”号攻击型航空母舰和“岐沙治”号航空母舰。这样，在越南海区就有了 4 艘航空母舰，包括 3 艘攻击型和 1 艘反潜型。与此同时，大批陆基作战飞机也被派往越南机场：18 架 F—100 从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移驻到越南的岘港机场， 40 余架 B—57 也从菲律宾的克拉克进驻边和， 18 架 F—105 自横田进驻呵叻。此外，原先驻扎在新山、舰港和廓曼的 F—102 飞机数量也都明显的增加。除了越南本土机场增加和移驻飞机外，美军还调集其他各型飞机进驻日本和泰国等机场，加强外围对进驻越南南方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支援。

美国如此大规模地投入兵力和武器装备，既有战争不断升级等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当年法国人在越南的惨败教训。法军在当年的侵越战争中也曾动用了航空母舰“迪克斯缪德”号、“阿罗芒什”号和“拉斐特”号。这几艘航母及其舰载机因过于老旧，而无法实施有效可靠的作战。“迪克斯缪德”号是由美国代为改装的航母，舰上搭载的只是一些老掉牙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阿罗芒什”号原为英国皇家海军“巨人”号航母，

二战后英国人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法国人。该航母上的舰载机也不先进，除了上述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外，就是“超级海火Ⅲ”式飞机。后来，舰上陆续补进了一批较先进的由美国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F—6F “地狱猫”和柯蒂斯公司生产的 SB—2C 飞机。法国另一艘航母“拉斐特”号是最后加入了攻击越南的舰艇编队行列的。说起来，“拉斐特”号就是“老态龙钟”，而且有着极为显赫的历史：它的原型是美国运煤船“木星”号， 1919 年美国人将其改装成航空母舰，取名“兰利”号，以纪念伟大的飞行先驱者—— 兰利。这艘舰搭载的也是 F—6F “地狱猫”和 SB—2C 飞机。尽管航母老旧，却使该海域的飞机数量骤然增加数十架，因而给越南人民游击队造成更大的困难。侵越战争中，法国航母及舰载机的使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954 年以前，法国舰载航空兵一直在连续地支持其地面部队反对越南人民的战斗；1954 年以后，航母几乎就成了撤离法国地面部队的运输工具。

由于美国众参两院通过一项决议案，授权约翰逊总统在侵越战争中，可采取包括使用美国武装部队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约翰逊总统这下更趾高气扬，决心进一步扩大轰炸，并制定了三个步骤：先轰炸北纬 17 度线附近的越南补给基地，然后打击纵深的军事目标，最后摧毁其工业基地和设施。

轰炸最初，美国出动规模只有几架次，几十架次，后发展到几百架次，最多的日出动量达 700 架次；攻击时间也从白天轰炸发展为昼夜轰炸；使用机种不断更新换代，如 F—4J“鬼怪”式、F—105D“雷公”式战斗机、A—4 “天鹰”式、A—6“入侵者”式、A—7 “海盗”式攻击机等。这些飞机速度快，载弹量多，能执行全天候作战任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